

孟子釋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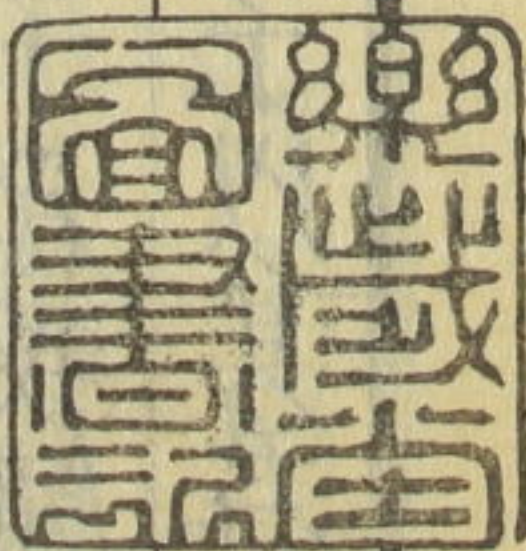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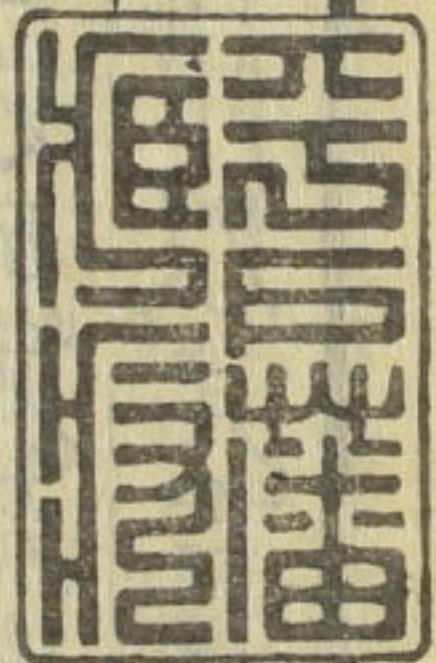
三

國仁錄
917
16





孟子繹解卷之三



日本 平安 皆川愿伯恭學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此篇主意言自反而繇是為君子之所守唯能守此即是為聖人之道可以王天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

許乎公孫姓丑名齊人蓋孟子弟子也當路謂為齊執政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自也許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言因見其氣習之同然而不能免人之知其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亦為齊人故曰子誠齊人也

子路執賢曾西蹇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
 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
 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問乎之乎以下有
 用此乎字以立其問答主客之形象者爾曾西却敬
 云曾子之子曾元之弟名申字子西一字子華蹇與
 蹴同用其所置趾而以遠之之意故用足躡蹇曰蹇
 鞞轉用為已心起敬以遠避之義如此及莊子人間
 世子產蹇然改容更兒即是先子曾子也艷拂也
 拂意之色見于面之兒曾者答言其取比况之於非
 倫之辭也烈以其功迹顯赫有耀光言朱熹云桓公
 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卑者以其業不能
 致成王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者孟子言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願猶言望也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顯謂使天下無不知其賢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此專以今孟子時言也由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

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
 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朱熹云文王以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而後崩三字揅洽言其德化之洽被也文王之時周尚三分天下而有其一故曰未洽於天下也武王克商乃始王天下然亦無幾而崩成王嗣立周公輔之制作禮樂然後周之治化始得以洽被天下是文王雖有天下之二而未敢自大而以服事於殷乃孔子亦嘗稱之而今孟子之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論若是則豈不足為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

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當謂已為之對敵而以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心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猶運之掌者喻其制馭移動莫不如意也未久也者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者舊臣之家也微子紂同母兄微仲微子弟名衍微子比干箕子即殷三仁者膠鬲郝敬云紂時賢人後齊人有言曰雖有為文王臣難者即上難變之難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基田器郝敬云大鋤也基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當作鎡待時待耕耘之時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

四境而齊有其民矣雞鳴狗吠相聞郝敬云謂民居稠密也地不改辟

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闢同改辟謂廣土地也

改聚謂招聚他邦之民以作新邑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䟽於此時者

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

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其物與也疏謂潤也憔悴言其因疾苦而衰瘁也易為食易為飲言人飲食之不必須美好者而彼亦悅受之也德郝敬云以德行仁也流行愚按言民人相傳誦仰慕以服之也置郵驛館也廣雅云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云漢改郵為置韻書云馬傳曰置步傳曰郵李陵傳云因驛置以聞是也朱注云置驛也郵駟也郝敬案

驛字从馬主驛度遠近置馬也駟字从馬主步度遠近計日也古軍情羽檄最急日行四五百里今置急逆舖設十二時日晷驗時刻晝夜百刻每三刻行一舖凡十里晝夜行三百里為度傳命郝敬云傳官府文書倒懸懸之而以首居下困苦之喻

此章首先抑管仲晏子以發前篇不答交隣之旨次云今之世易為王者言非古昔之難為王比也蓋公孫丑以如管晏為執政於齊者之功之至大故有是問而孟子因引曾西答或之言而以言曾西且耻為管仲之所為而子為我願其功之與比者豈不卑我之心乎公孫丑恠其答之出意外也因詰言管仲之霸其君晏子之顯其君者而孟子

猶以為不足為與孟子因言以齊王天下猶反手之易也丑及聞是答愈益生惑也因復問卑管晏而謂其易王者若是則是滋益弟子之惑矣蓋前已惑於管晏不足為之言今更惑其功倍於文王之言故曰滋甚也文王之德聖人也其壽百年而後崩而其德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亦皆聖人繼文王之緒然後其德化大行今若子之言則豈以文王為不足法與孟子因答如文王何可為之對當也由湯至於武下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乃歸其之盛德者久矣久則難變者固物勢之自然

者也是以武丁之朝諸侯有天下其制馭之如意猶運之手掌之上也紂之世去武丁之世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必猶有存者矣而又有微子微仲等諸賢相與輔相之故文王百年之後武王伐之而後失之也一尺之地一夫之民並皆殷之所有而文王猶以其地僅方百里起是以其取之甚難是以謂之不可當也已下因明前猶反手之旨引齊人之諺者以明事功之乘時則易成也今時則易然也言吾曰猶反手者乃言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時其王都未有過千里者也

而今齊則有過千里之地矣而且其民居稠密而今齊則有其民矣故今齊不須改拓開土地改招聚人民矣苟行仁政而王天下莫之能拒禦也已上意蓋亦以與前言鎡基之旨相應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則與夫賢聖之君六七作者異矣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則與夫歸殷久而難變者異矣易為飲食之喻以見其德之易施也引孔子之語者言唯以德行政則民靡然嚮服其事速於設馬步傳以傳命也此言德之行於世者且如是况當今之時以如齊萬乘之

國行仁政民之悅之譬猶解倒懸也則豈唯速於
置郵傳命而已哉天下其將不旋踵而皆立歸之
矣故其所事者半於古之人如文王者而其見功
驗者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是以以齊王猶反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

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加謂得位加其上心也

語以霸為王也動心郝敬曰若富貴淫威孟子曰否

我四十不動心不動非心不動也蓋曰若是則夫子

過孟賁遠矣孟賁古勇士郝敬云勇而善奔為賁曰

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趙氏謂即曰不動心

有道乎曰有北宮騶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

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

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

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騶名亦勇士也膚體也撓屈也

也挫折辱也撻鞭打也市朝人眾之地不受不受挫

也褐褐通毛布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儒服也褐

寬博蓋猶云士庶人也萬乘之君夫子也嚴者有若

將至而難以干犯之意無嚴諸侯言人皆有嚴憚諸

侯之心而騶獨無之心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

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

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亦勇士姓

有所以養其勇者不純主氣漸近志也曰者蓋此即

孟施舍嘗以此教人以養勇之法語故著曰字不勝

猶勝豫定之辭量敵後進料其可敵而後往也慮勝後會謀其必勝而後戰也畏者意其物之至而不敢犯也懼者見敵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黶似子夏夫二而惕戒之謂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子子指曾子子夏然

而日似則是已兼北宮與孟以為其比倫而姑且就北宮與孟論之則北宮之守在其與人相當禦之間是其所守為無友如孟則唯以計量謀昔者曾子謂慮而以自定已心為要故曰守約也

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子襄曾子弟子夫子孔子也自反猶云自省縮畏縮也憚者憚懼也褐寬博謂其人匹夫而無他輔援者也雖褐寬博四字插下雖千萬人四字同吾不憚焉言若是則吾必憚焉千萬人乃謂其人多輔援或至有千萬人者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孟施舍守

約然其所守尚屬氣故不如曾子也

此章加齊之鄉相與前管晏相照接雖由此霸王亦句句皆與前相照接然後始入不動心之論不動心要亦謂見大人藐之之旨者爾公孫丑問意言夫子得位加齊鄉相之上而以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亦唯不過得若此矣若遇如此之事則不知稍有失其平常之心以生悸動否乎孟子答否我年四十時已能不動心於外物之事丑因復問若是則是夫子能不為氣動心其過孟實遠矣孟子因曰是不動心之事不難為雖告子亦先我已

能不動心丑因問不動心之事有可能爲之之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勢其不膚撻不目逃而其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受鞭撻之辱於市朝是以不受一毫之挫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乃其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被褐之匹夫然是以無嚴憚諸侯之心雖諸侯以惡聲至黝黝必反報以惡聲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要曰視不勝猶勝也蓋舍之將戰量敵之力而後進慮以得其所可以勝而後與之會戰此與北宮尚不畏者不同祇畏三軍者也而舍其所量慮豈必能爲其勝哉但能

其無恐懼而已矣而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曾子子夏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且就孟北宮論之孟施舍守約是似爲優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今將以告子夫子蓋曰自反而其心不畏縮者雖其身褐寬博無輔援之人吾心豈不惴懼焉乎苟自反而其心畏縮者雖其人有千萬人輔援吾將往以克之矣是故自反而不畏縮者匹夫可以勝千萬人之敵矣此不須強爲勉制獨以其道之直而自收其勝者故稱之曰大勇也孟施舍之養勇尚守之在其

氣而如曾子大勇守之於其道而自得其勝故曰
 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此蓋因其前言告子之不
 動心而其旨已生兩端故亦欲示以子夏曾子養
 勇之有二途因先言北宮黝孟施舍養血氣之勇
 有二途者借喻以示曾子子夏繁約之有別然以
 二子皆為孔門先達難顯言其優劣故其辭一以
 婉遜出之令人自得知其孰優孰劣讀者須察焉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

仆

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
 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初敬云不得於言有疑
 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本之中心之誠曰人皆雖未
 聞教亦有是心則是當雖未得於言而當須以求之
 於心者必告子則主外義之說曰人未學則無有是
 心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其旨正相反故今日不可
 也郝云不得於言內省也勿求於氣不動作也愚
 又按得於心者謂學以得自知其宜從行之義於其
 心也蓋告子之學唯求之於其文義孟子之學兼求
 之於其性故有是則耳而勿求於氣者即是告孟不
 動心之處如孟子養氣之論即亦自無暴其氣來氣
 者運動呼吸之氣志心所之也帥主也充中實也至
 到心次隨也暴者非所期而至之謂必使其氣為志
 之次而不使之無由而動作則所謂無暴也蹶顛什

也趨疾行也並皆以其體氣而動故曰是氣也

公孫丑聞前答辭而略悟其以喻告子與已之別之肯而其義竟未明晰故率直問以其與告子之別也告子曰者即孟子引言之也告子意蓋言言者是物條理之所存也條理未得宣明而強求之於心者是亦動心也故先自求之於言求之於言者試自言之以求其條理之宣明未得則不求之於心得然後求之於心求之於心者求心之思以循其條理也未得則不求之於氣求之於氣者亦言其心未之思而強以氣行之也強以氣行之亦

是動心也告子皆不爲之故曰告子不動心也而孟子但嫌其得於言而後以求之於心之義出於其外義之說故曰不可也已下乃又先辨其所以可之故也志者心之所之而爲率其氣之主帥而其所率之氣又爲其體之所充譬如欲采芣苢者志繼不已則手撥之又不已則其手持之既又措之以竟至於擷之其自撥至於擷繼思不已者所謂志至焉者也氣次焉者撥持措擷之相次於其志而作者也是故心之所未至者不可責其體氣之無至是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所以謂之

可者而孟子亦欲其志之不已故亦嘗設其要語以爲訓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持者即亦保持其志於接持之謂也下文又起問者蓋既曰氣次焉則氣似常與其志爲隨順以爲之次列者而又曰無暴其氣則氣又似不與志隨順而自爲暴起者其義類相抵悟敢舉問之必曰志壹則動氣者即前志至焉氣次焉之說也氣壹則動志者譬如血氣之慾不戒則心因起淫貪等之志者是也孟子且欲舉近者以喻之故舉蹶者趨者蹶者足跌而顛趨者足不停而走則體氣因動於中故曰是氣

也或生惴心焉或生思過至之心焉故曰而反動其心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自標以別於告子故稱我也言者凡心思有條理成章者雖未發於口亦稱曰言故下云生於其心也知言者乃自知其思有條理成章者於其心者是也善者作用能不失其所宜之稱必養者自我致餌於其物使其得安息之謂也吾者自稱其內所有也浩者其中氣充盈其勢作張大而流行無所滯礙之謂也氣者物之善承透入而止於其器之空處者曰氣人自驗其身行積義不已者其心無所愧怍於天地者即有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至者無復加其上之稱大者物之形勢踰越於其常度之稱剛者物之性體可無往而不得貫透者之名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直者凡物之行從其中正而不易則於外之其為氣

謂害者妨其之通利之謂也塞者充塞也

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者謂與之為對偶而以立也義者物與其分宜相當之名也道者民所從順天命之迹也是故道者統名也

分言之則義也蓋心常任載天之所命而以行而身因常不失其分宜而以處焉則道與義乃存於其中矣孟子欲分屬於身心而以言之故曰道與義也是

者指道與義之行也餒者腹氣覺空乏之謂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

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

以其外之心集者物之往赴者止於其中而以和會也襲者揜加諸其上而以合之之謂郝敬云集如累

上襲如加衣集由內元襲由外揜集義處便氣生非義集完後氣徒生也

得之矣慊者意滿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掘之者

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

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

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

徒無益而又害之正者見其所嚮失方而整正之也忘者心不記存之也閔者為物思

其往之難可保必據音軌小爾雅云拔心曰掘蓋手引草心使轉而以出之也芒芒然體神疲倦之貌其

人其家人也趨而往欲往救其槁也槁者生氣絕於其物形中之謂耘者除田草也

前節孟子只就告子之說辨其不可乃似大同

而小異者而丑夏欲聞其異之所由來故復問曰

夫子惡乎長也知言乃不得於言之反即致養於

其反之所本立者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言於為

氣更精於告子也。浩然之氣，前賢所未言而吾不知其何謂，是以更問之也。曰：難言者，郝敬云：謂無形迹可指而極真實言之微眇而近於誇，所謂中人難語上也。此說甚善。其爲氣也者，先辨其氣之物狀也。至大至剛，卽浩然之釋也。以直養而無害者，言善養之方者也。則塞于天地之間者，言其浩然者更得長大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者，又明其氣之所本也。無是餒也者，因以證其說之非誣也。蓋人心魄藏識而魂據此，以與外物相應感，因以生智及謀慮，而其魂魄之機物實與體氣相通。是

故人能志於義與道，而以壯之。其行則浩然之氣與之相配，以旺乎體氣之中矣。是故人之志行能自集義於其心，則道卽自行乎其心焉。而浩然之氣亦因以自生於其體氣之中焉。故曰：是集義之所生也。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者，郝敬云：所行合義則內不疚而氣自暢，素行不義一旦掩取則中割強而氣不舒矣。得之矣，行有不嫌於心則餒矣者，此重釋無是餒也。由夫非義襲而取之所生而行有不嫌於心則餒者，觀之則義之在內者可以推知也。孟子于趁此言說之便，明其平日破告子持論

之非之旨故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也必有事焉者言平日之養雖義之細者必事之
 也而勿正者言當勿既失之而復正之也心勿忘
 者言勿忘義與道也勿助長者言勿內亡之而強
 粧其有心助長即義襲宋人之喻即以見義襲之
 弊也孔子曰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
 有恒矣即助長之揠苗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害之
 者即亦其以長詐欺之習而難乎有恒難乎有恒
 則害於其政之謂也
 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

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
 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諛者偏陂也辭
 者謂言之成文
 以致其情者必諛辭譬如兩人善均而我偏賞其一
 人是諛也而其賞之強設之其辭說乃是諛辭者也
 蔽者我內之形持其止而以含之於其所着於彼之
 謂故物當我前以使不見其物後曰蔽諛辭之所生
 者蓋其心蔽於偏愛之故也淫者宜當去之而猶久
 留之謂如淫於色淫於佚遊者而其滯著之間強設
 之辭說淫淫辭蓋雖心自知其當罷去而猶作其不
 可不留之辭者是也陷者沈墜於深穴之謂淫辭之
 所生者蓋其身已陷於其中而以安之之故也邪者
 正之反雖心知其不正而仍好就其邪途而強設之
 辭說乃是邪辭也離者叛也邪辭之所生者蓋其
 心已離其正而不欲復改就故也遁者遠於人之所
 來而以處者之謂遁辭者懼責言之至而因詐設辭
 說以遁辭也窮者物至於其極無所可往之謂遁辭
 之所生者蓋其身已窮於其
 責言之所不可避之故也

此又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設淫邪遁之辭將出於口，則先自知其心之所蔽，陷離窮而不使其辭得生於其心。蓋我心雖是為隱微之地，而毫有邪慝，民必能感通而察知之。乃雖於其政之所導之者，民亦不肯服從。即如大學云：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是所謂害於其政也。若又以若其設淫邪遁發之於其政，則雖於其事之所施之者，亦必致不順而難行。如周語：周宣王立，魯武公子戲為太子者，是所謂害於其事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者，言已知諸蔽淫離窮，而以出其言，又心使其

言雖聖人復起，必從之也。告子以義為外，故以言為主，乃欲以求如其言者於心，是其弊至或不能自知其心之蔽，陷離窮。孟子則不然，以義與道之本於內，而用以制其心，故得自知其蔽，陷離窮之將生，其設淫邪遁之辭焉。是為告子孟子之別，而孟子所以自許其長者矣。前儒或解此知言為知天下之言者，此忘其本，因不動心之說者，可謂謬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

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倦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說者言宣物之所以然之謂辭辭見於前辭命者郝敬云以辭相命也周禮大祝六辭二曰命論語為命是也愚云作令人承聽如其所命之辭命惡者驚歎之辭聖者明天之道察民之故而以作則之名而學克深思者智可得於聖域故此云既聖又云不能也學不倦則舍已從古其所知乃得與道合故曰智教不倦則以身任道其所務乃得與義適故曰仁智則明察仁則作則故亦曰既聖也居謂許身居其名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有聖人之一體猶云一肢蓋謂得聖人之節具體而微全體皆得但未光大也安

者學之所安也

公孫丑及聞前知言之說而疑孟子自任近聖故復起問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則亦是於其德行之所且然而作之說辭者也而尚且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則出辭之難合於道者可知也而今孟子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則是如自許其能於孔子之所曰不能者然則孟子既聖矣乎孟子因驚嘆於其所言之過當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如聖則吾材不能到于其域

我唯信而好古是以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
 是為仁且智然則夫子既到于聖域者矣夫聖孔
 子且不敢居其名是何言而欲擬予於聖也此蓋
 公孫巫前聞孟子云似子夏似曾子語意似欲學
 此諸子而學諸子有得聖人之一體與具體而微
 之別未知其孰之為可學是以前問先以聖擬之
 而得以知孟子不敢居然後乃敢問及此學諸子
 之所安蓋凡學有他志則不可得安其業是以問
 之蓋欲得孟子之答以自定其所學之志也而孟
 子之意不欲學六子而難明言之故曰姑全其是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
 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
 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朱熹云孤竹君之長子
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
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朱熹云有
莘之處也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
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郝敬云止伯夷伊尹
不仕也久不速也皆古聖人義詳於名噴
 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朱熹云齊等之貌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
 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郝敬云朝諸侯有天下言其德皆足以王也行一不義殺一無

罪皆自反不縮之事仁義者即是立人之道以直養之乃浩然之氣所以塞天地聖人所以為聖人者惟

此故曰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

同也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

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

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

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

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汗猶下也阿者曲從於其所好之謂賢者稱其材之優越也等

者謂品之等差也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土高曰丘垤小丘也行潦道旁積水出高出也拔舉也萃者物之羣聚也盛者稱德大也

此問乃愛及聖人之事也孟子常稱伯夷伊尹為

聖人故先問之也伯夷不行伊尹之道伊尹不行

伯夷之道故曰不同道也伯夷之立行歸於潔身

是以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伊

尹之立志歸於行道是以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而曰何事非君者亦以人宜必有君

言也孔子乃不拘志行而唯義之適是以可以仕

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曰吾

未能有行焉言身未能有其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者言其內志固在學孔子也且既得聞此答辭中更以孔子並論之言而心惟其不可同倫也因及問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更明孔子之優等也丑則更欲訊其所云皆古聖人之旨故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已下答示其所同也編者之所錄更及此者又以此與前篇地方百里可以王相應也下文更據三子之言以斷孔子最賢也宰我子貢有若之言並皆以其弟子稱誦其師德者耳然而其可援

以爲其斷者以其智皆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故也宰我之言謂賢於堯舜者斷以已意者也子貢之言據孔子之禮樂以知其前古無比者也凡其代所制禮之等衰必與其政刑之所率民者相應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此其符應如桴鼓是以禮樂未盛者政德準之乃身由百世之後論等於百世之王彼莫之能違遁也而孔子禮樂前古之所未有則知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蓋亦揣度之辭也有若之言此先有意謂聖人爲民之類而恐人或未爲信然是以

廣引鳥獸山水以明其實為類也以聖人為民之類而孔子則更出其類又以諸聖人為萃而孔子則更拔乎其萃也拔乎二字乃又為下盛字作引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必有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郝敬云以力謂倚仗富強仁如鋤之事如五霸是也德謂道得于已以所得者見諸行事也贍者物盈於其所之稱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

言雖自西思之雖自東思之雖自南思之雖自北思之無見其人之不心服也

此章亦與前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相應以力假仁等下並皆略析服人二字霸必有以力假仁有大國則其力不足以服人也力不贍者其服從之之國唯以已力不足與抗敵故也七十子之服孔子與前章相照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榮者含生氣者其勢盛張之謂辱者為所卑汚

之謂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濕者水物形中所體之名也下土水濕之所必聚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士字即能士也德字即賢德也蓋互文言之也又貴以用言尊以位言而

下文賢却曰在位能却曰在職亦互言國家間暇與此

之也又此在位職與下徹彼桑土取暎

下迨天之未及是時與下迨明其政刑此與下綱雖

陰雨取暎大國必畏之矣與下侮字取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

桑土網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詩豳風鳴鴉

取喻鳥懼其風雨預護脩之也迨及也徹毛萇云刺

也桑土字林作穀云桑皮也網繆按網繆同繆音紫

縛也網繆牖戶蓋稠密其所縛合以防其毀脫之意

朱熹云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侮易視之也

下民人之所或謂不可有侮予者也全章之意言今

汝方為宜思以徹彼桑土網繆其巢之牖戶之事迨

天之未陰雨之時矣如今之時乃又當須念不然則

汝之下民必有或敢侮予者也又按侮乃辱之漸也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愚按書金縢云周公作鳴鴉之詩貽成王而此孔子

語乃云為此詩者而未知其何人所作者其說蓋有

在焉蓋鳴鴉篇四章其第一章明是為周公所作其

餘三章乃後人追補其意者雜焉而如此所引第二

章即全是其追補者是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忘

以夫子之言云爾也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忘

教及者思欲及是時也般者耽樂而不去也怠者其

能自罷是謂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詩云永

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永者延其事而

之後之辭配解見於前命者天之扼我使思從善善

景公熒惑守心之類

皆可脩德禳除者也

此章言仁則榮不仁則辱與假仁者霸行仁者王

孟子

應不仁為辱之所至循下土為濕之所聚也故曰
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貴德而尊
士使之在職位及國家閑暇之時明其政刑則大
國畏之者即與詩所云徹桑土迨天之未隍雨綢
繆牖戶則下民不侮比象孔子之語曰其知道乎
者言其人知治國家之道乎常選用賢能使其及
無事之時明其政刑是敬而敏即所謂仁者也人
誰有敢侮之夫不侮則必畏畏則服矣夫民人服
而未治者未之有也今人則欲及無事恣般樂忘
款即所謂不仁是自求其禍之至也夫人之禍福

率無不自已求之者下因引詩示求福之法引書
以示自已求得禍則無可逃辟其勸戒之意備矣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

願立於其朝矣郝敬云俊秀爽也傑特出也或云過

之得顯郝敬云俊秀爽也傑特出也或云過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

願藏於其市矣郝敬云市中交易之處凡國中舍

之居曰廛不征不稅其貨也法市官之法如平物價

禁詐偽之類詳見周禮司市等職不廛不取其居

地稅也愚按法而不廛當時或有其市法及市廛關

之稅者故言之也悅者悅其無費財而獲利全也關

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譏者

也郝敬云古者四郊四境皆設門關譏出入以防姦

充後世因之征商旅必路者道里之所由通必悅者

也郝敬云古者四郊四境皆設門關譏出入以防姦

悅其經由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

於其野矣助井田之法八家助耕公田不稅也應無夫

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郝敬云應國中

居也夫謂一夫家長也里即居也周禮天官外府邦

布注云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前漢食貨志布

貨十品注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

行也郝敬云夫里之布謂一夫所居之地泉也氓者

民之無田者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

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

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信者行之而不棄之謂率者領以

二字皆兼上下無敵於天下之意

此障言行王政則天下悅而趨之即與前中心悅

相應而尊賢使能又與前貴德而尊士相應天下

之士天下之商天下之旅天下之農天下之民皆

悅以趨之則雖鄰國之民亦仰之若父母而其仰

之者即是其子弟者耳率其子弟而攻其父母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其功者也使人不能攻則

是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是奉行天命之天吏也

其事如此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忍者謂其義當決遣

人見其同類之受傷害為之惻然者人性然矣然故

不善之事宜當決遣不為而尚居事之者稱曰殘忍

忍酷今於人，不忍見其受，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傷害者，是謂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
 下，可運之掌上。見於前所以謂人皆有，不忍入之
 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
 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幼弱者怵者心為之所率
動之稱，惕者心恐其殆著於彼者其救之莫能及之
稱惻者我心度物之所受拂意而為之愴懷之稱
者深為傷思而以著之於衷之稱，內交納交也，要求
也譽聲譽也，聲者已之聲聞傳播之稱，愚按此三非
之肯若纒束之當曰不知其然而自然者也
而孟子備不言之蓋令人自思而得之也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

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羞者思乎其所隱
已也，惡者憎人也，辭辭諸已也，讓
推與人也，是知善也，非知不善也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
 心，智之端也。端者物所始，承於我之緒也，仁之端謂
仁德始承乎我心所見之端，餘義禮智
 此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
 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朱
熹
 曰：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愚按四體有形，四端
 無形，但天下人情所趣之道，有是常理而人之神氣
 有時各循其理，而以動作，則四端見焉。而至如其理
 則是為常有，故曰猶其有四體也。又按孟子之意，固
 視理如外軀殼，故曰猶有其四體。蓋以神氣在其內，
 也。然後世諸儒，率混理氣為一物，失孟子之意，遠矣。
 遂之則可以得成其德，而或以此
 所謂之言，故中奪其功，故稱曰賊。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郝敬云開也愚按廓開
 其中之稱充者以物實塞於物竅中之稱蓋擴之者
 以志充之者以氣亦即志氣之帥氣體之充之意而
 此充謂以配道義之氣而以充之也火始然則其勢
 尋將大然焉泉始達則其流尋將大來也而此唯以
 其心之知擴充也

此章言先王不忍人之政即與前云行此五者相
 應而先王不忍人之政即本於其不忍人之心而
 如其不忍人之心則人皆有之今人乍見孺子將
 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動焉此心之所以動
 非所以納交結欵於其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

慈恤之譽於鄉黨朋友也又非惡其得不仁之聲
 而然也乃不自知其然而自然者矣由是人皆然
 者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又由是類推之無羞
 惡之心無辭讓之心無是非之心皆非人也而此
 所謂惻隱之心者仁之端之所見乎已者也羞惡
 之心者義之端之所見乎已者也辭讓之心者禮
 之端之所見乎已者也是非之心者智之端之所
 見乎已者也而人之必有是四端猶其必有四體
 也有是四端者而自謂不能為仁義者自賊於其
 德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德者也凡有四端

於我者因知皆宜擴而充之矣則是其為事若火
 之始然泉之始達其德將自此而得以充成矣苟
 能充之即是先王不忍人之政可以復為而足以
 保四海矣苟不充之不足以事其親父母而相疏
 間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

為矢也如耻之莫如為仁郝敬云矢人造矢者函人
造甲者矢利則能殺人甲
堅則能衛人巫者祝鬼神常祈人生匠者作棺槨常
利入於所業既定立心遂差里居也二十五家為里
愚按里本別區域而以居止於其中之名仁德為君
子之所居夫德之可居者雖多莫如君子之所居止
故曰里仁為美今知其美擇而得之者或不能以身
處之則焉得稱之曰智也天之尊爵與下云人役語
映應也禦止也擇也擇不處仁為小人心小人之
心將起莫之禦而不仁是為不智也無禮無義又與
前章應人役言為人奴隸賤役也此蓋告之於
士大夫已上之語故以為入役為至辱之事也仁者
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
諸已而已矣正已者正已體勢也即與擇字相應後
發與處字相應又按反求之反與前自
反之應
 此章言仁不仁亦皆人所自擇取因言仁乃不過

及求諸已之道與前自及而縮相反應而養氣知
言亦皆同是及求者耳矢人函人之喻言人皆有
可為仁之性但其操術之不擇故有仁不仁之別
據孔子之語擇處仁則仁不處則不智不仁不智
無禮無義者及雖知已有四端而不知擴充以為
仁智禮義凡其操心之若斯者是當為人所驅役
當為人所驅役而耻之為役猶弓人而耻為弓矢
人而耻為矢如耻之則其免之之術莫如為仁仁
固天之尊爵人之安宅故也雖然仁者譬如射射
者正已而後發其矢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亦自

及求諸已之正之所未至而已矣仁者雖不能為
人所尊敬亦及求諸已仁之所未至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
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郝敬
云有
過謂子路自有過善言謂入之言善善于過故拜甚
于善舍己謂不自用非有不善可舍也管子云舜耕
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利之
郝敬云耕稼陶漁窮時必為帝達時必好善無窮達
必取人是與人即論語子夏
云舜舉皋陶不仁者遠之意
此章言子路喜告過即亦與前及求之意同而凡

反求者資善用以為其改過之則禹聞善言則拜者乃喜其得所資者也而此尚獨以勵已作善為志而舜則善與人同則舍已從人此乃虛躬之極殆至於無我者也舍已從人即其體外之作用樂取於人以為善即其心內之意思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則是其善不必止善惡之善兼又取利便於人者稱之曰善也與猶許也蓋夫善道者天地之道行乎人者也反求於已者何也亦欲以善道正已者也拜善言者亦為善道之得於已者也然此尚以主欲淑已身故尚未免其

或蔽於已之弊矣舜舍已從人而以與人為善其於為量有如天地故曰有大焉而此又為下伯夷柳下惠作反觀者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郝敬云惡人即非君也立其朝且不屑而况肯事之與之言且不屑而况肯友之古者禮衣裳皆稱朝服塗泥也炭墨也推推原伯夷之心也思孟子設思之也鄉人郝敬云鄉里庸人非甚不肖者冠不正小失禮非惡也望望愚按

望遠而不顧貌浼者泥土着物而色致穢惡之謂也諸侯謂商末之諸侯也諸侯尊貴人也善辭命恭敬聘問也不受不受其辭命也不辱辱其心不桀下辱以也就往也不辱就猶云不毫思於其就也桀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禘祫禘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郝敬云桀下惠姓展名禽字季居桀下謚曰惠詳論語不羞汗君非君亦事也不卑小官小官亦仕也進不隱賢必以道仕則不隱晦其才必盡其道言不自斂惜也遺佚放棄也爾為爾我為我界限分明甚言不相關亦即所謂不易介也露肉曰袒單衣曰禘祫程赤體也皆無禮之狀浼解見前言人之不善無與于已也由由順適也不自失正已也援拔也止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桀下惠不

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郝敬云隘迫狹也

此章補前浩然章餘意而以見浩然之氣非隘與不恭之所可由養也而隘字又與前與人為善反應也伯夷非君不事非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若不得已而立若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此已上狀伯夷體外之作用下貌心內之意思言推其惡惡之心思與卿人立其冠不正則直去之其心若將浼焉而一以潔身為主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以其非可君故不受乃以其斷然無毫就之之意也已桀下惠不羞汗

君不卑小官進則亦不隱其賢才而必事之以其道遺佚則亦不怨雖以至於阨窮亦不憫其所以然乃其意曰爾爲爾我爲我雖祖禡禘祫於我側焉能浼我哉故雖見其人之將浼我亦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乃雖其將去而有人援而止之而止乃亦斷然無毫去意也已孟子評之曰伯夷隘不受物桮下惠不恭慢忽於物並皆獨主一己要與舜與人爲善之道異是以君子不由也

